投稿信箱:704193702@qq.com

话渔·画渔(36)

摸鳜鱼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里下河的村庄都是傍水而居的，因了水的浸润，村子里总是少不了捕鱼的高手。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的正式身份是农民，可在某些渔事方面竟是渔人所不及的。农民视其为另类，没有丝毫鄙夷，倒有几分羡慕；渔人引以为同行，没有丝毫排斥，倒有几分亲和。这样的渔事或许曾有贴补家用的起因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喜好，有技乐的成分，也有炫耀的味道。如此说来，乡村渔事里就有了别样的情趣。

这样的渔人（姑且这么叫吧，就像一个进入角色的演员，既然干的是捕鱼的活儿，称其为渔人想必也不会错），我们没少见过，或许就住在你家隔壁，或许你亲戚中就有。

这是一个老故事了。

某一年的某一天，临近中午，性急的人家都捧起饭碗了，谁曾想，村里来了不速之客，而且是贵客——县长。县长的小轮船在庄前的河道里搁浅了，一时半会下不来。没办法，县长和随从就到了村里。村支书见过县长，在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大会上，可这样面对面，他还是有点慌，不知该如何招待县长。县长蛮和气，笑着说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不要忙什么，吃个便饭，弄条鱼烧烧就行了。县长的本意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湖边村庄还会少得了鱼吗？可他忘了这是午饭时分，支书不免有些为难。好在他只是犹豫了一下，赶忙对公勤员说，快把老黑鱼找来。这时，我们的主角出场了。

老黑鱼是个人，确实挺黑的，有点年纪了。支书像是见了救星，老远就喊话，快去摸两条鳜花，县长来了。老黑鱼得了指令，说声好的，扭头就跑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还有这样的高手，县长一帮人也来了兴趣，都想看看这个叫老黑鱼的人到底是怎样摸鳜鱼的。村口的小桥上一下子聚集了好多人，有看老黑鱼摸鱼的，也有看县长的。

老黑鱼没见过这架势，多少有点紧张，又有点亢奋，还有一股强烈的表现欲望。节气刚过清明，河水依旧很凉。搁在往常，老黑鱼是要穿上皮裟的，可今天有县长看着，支书又等鱼下锅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干脆直接下河算了。

河水刚刚及胸，老黑鱼打了个寒颤，略略适应了，向前趟上几步。忽然，像是发现了什么，老黑鱼蹲下身子。大家疑惑着，也在期待着，果然，老黑鱼手一抬，一条二斤多的鳜花鱼举过了头顶。众人一阵惊呼，县长也鼓起掌来，老黑鱼随手把鱼扔到岸上，早有人拎去剐了。老黑鱼继续往前趟，才几步，又一条斤把重的鳜花鱼逮着了。大家正兴致勃勃地期待着更精彩的表演，老黑鱼却上岸了，右手的三个指头捏着鱼的嘴巴。有人不解，老黑鱼说，够吃就行了。

县长的这顿午饭菜就是这两条鳜鱼，一条红烧，一条炖汤。县长兴致很高，把老黑鱼也叫上一道吃饭。县长还分了牡丹烟，老黑鱼没舍得抽，夹在耳朵上有好长一段时间。吃饭的当儿，村民把县长的小轮船推下来了。

这个故事是完全可以载入村史的，后人在显摆县长曾经视察村庄的同时，也知道了一个叫老黑鱼的捕鱼高手。

前几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湖边的一个村庄里与老黑鱼不期而遇。看得出岁月在老黑鱼脸上的印痕，面孔更黑了，皱纹也更深了。好奇的我，自然问起那段故事，问起摸鳜鱼的诀窍。

老黑鱼憨厚一笑，哪有什么窃门啊，摸多了就晓得了。鳜花喜欢清爽的地方，大都在河坎上打塘，一个塘里一只，塘边没有淤泥，光板子，很好识别的。冬天好摸，鳜花身子懒，一摸一个准，就是要穿皮裟，弄个米把长的竹竿装上铁扦子，探到鳜花，就用扦子戳。夏天就难了，鳜花鱼好动，容易逃掉，逃了也不要紧，鳜花是个呆子，马上还要回来的。鳜花刺有毒，不能被它戳了，下手要快要准，等它的刺胀开了就麻烦了，抓的时候不要抓鳃，要捏住嘴巴……

听老黑鱼讲渔事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可说着说着，老黑鱼忽然叹了口气，那年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，多摸几条鳜花给县长带回去呢。

灯火可亲

□金鸿美

前些天，请朋友帮忙把老家卧室里的吊灯换了。拆卸下来的旧灯具积满了灰尘，玻璃灯罩破裂了，铁皮饰物锈蚀了，塑料串珠掉落了，零零散散一地，已一无用处，与一堆废弃垃圾无疑。

新换的吸顶灯简易实用，手指一点，满室亮堂如白昼，一时竟有点不适应。空室，一人，闭了眼斜倚床头，隔着厢房听见母亲儿声咳嗽，心里莫名亮起了一盏不一样的灯火。

儿时的家是父母的家，土墼墙，茅草房，虽说家无长物，也得火烛小心，家中灯火受父母管制。其时，家里所谓的灯极其简陋，仅有几只大腹小口的旧瓶改装的煤油灯，火纸卷成的灯芯，豆大的灯光照不亮桌面大的地方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居室里并无灯柜或床头柜之类的物件，只能在土墙上掏出个壁洞，专门搁置灯盏与火柴。而点灯的煤油也很是紧缺，凭票供应，浪费不得。

晚饭后，收拾了碗筷，仅留置一盏灯于堂屋里小桌上，一家人或远或近围坐在微弱的灯光四周。穿堂野风袭来，灯火摇曳，昏暗的夜晃晃悠悠的。这样的夜晚，姊妹四人在油灯下读书、写作业，灯火一般离我最近，只因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可以分得更多的光亮与温暖。有时不经意间，“哧”地一声，我的睫毛、或姐妹的刘海被灯火舔纸，一股毛发焦味瞬间弥漫，似灯火岁月应有的味道，留在了记忆的深处。也有时，一只威猛的甲虫冒失地飞来，挑衅着弱小的灯火，一不小心撞上油灯的灯芯，灯熄人静，只听见摔落桌椅下的甲虫摸索着翻身爬起，一次次在漆黑的堂屋里盲目地飞来撞去，仿佛也可以听见：无边的夜色、贫寒的日子，被这硬壳的甲虫撞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窟窿……

几年后，家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，油盏灯换成了罩子灯，母亲托人买了一台卫星牌缝纫机。罩子灯明亮、防风，用硬马粪纸剪一个灯罩，糊上一层白纸，套在玻璃罩的细颈上，可以解决“灯下黑”。母亲白天下田劳作，晚上裁裁剪剪做起了裁缝。

母亲做裁缝可谓无师自通，尽管不识字，她却能看懂各种裁剪书上衣衫的尺码，甚而对中山装等款式颇有点研究。母亲的手工活很细，最擅长的是为新娘做嫁衣，给新生儿绣虎头鞋，帮那些爱穿斜襟衫的老人旧衣翻新，各种花样的蝴蝶盘扣经她之手，也能平添几分生动与妩媚。

母亲做裁缝仅仅是兴趣爱好，邻里之间有人托请从不收取任何的费用。有时亲朋好友送来的布料积压多了，大姐和二姐也会帮着锁边、钉纽扣，打打下手。尤其年关将至，家里更是灯火通明，连夜赶工，自家的事却常常被耽误了。

家里曾有过一盏马灯，这盏灯工艺精湛，通体散发着金属的质感，洋气却不娇气，不仅能防风防雨，提在手上也十分轻便。这盏灯是父母专属的用具，那些年栽种蔬菜，每天都得在深夜起床下地拔菜、洗菜，赶上早市，父亲推着板车，母亲提着马灯，往返于家与田地之间……这人间灯火，曾经于无数个漆黑的深夜，映照过父母年轻的脸庞、旺盛的生命。

记不得小镇何时通上了点电，也记不分明姐妹何时先后嫁出了门，属于父母的家散了，记忆中的灯火是回不去的小时候。这寂夜，一城灯火，可亲，却不可触摸，何来家人闲坐？

田 埂

□王大智

乡下人你说他土吧，可他又诗意得很，文人们说的“田埂”，他们叫“田岸子”。但文人们爱叫田埂，就叫田埂吧。

田埂像田字格。老师教我们写的字要写进田字格里，勿跑到外面去。那时田埂就有这个功能，它能分开东家和西家的田，当然也能连接张家和李家的地。因此，田埂也有点楚河与汉界的意味。但有人要修楚河与汉界。有的人家呢，把田埂越削越细越窄；当然，也有的人家呢，把田埂越铲越大越宽。村民们为田埂争吵过，为什么人们那么在乎田埂上那一肩宽的土地呢？因为田埂是供人跑的，一般长不了庄稼。农民惜土如金，他们深深地想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，他们对土地爱得眼里常含泪水，所以，常常寸土必争。田埂是一根量人心的尺子，一大片中国农民是经得起量的。

田埂是一张桌子。那时的农民是最懂得废寝忘食的。天没亮，他们就起来煮早饭了，早饭就是一锅稀粥。才煮出来是烫的，没工夫慢慢吃，就用一个瓷盘子或大钢盅锅子盛，带到田里，等干了一大气活儿，粥也凉了，他们再从田里爬上田埂，把手放在旁边的水渠里洗洗或在田埂上的草上擦擦，端起粥碗，就着菜中带来的老咸菜，狼吞虎咽地喝起粥来。田埂虽细，可是它却是天地间最大的餐桌啊，没有推杯换盏，可每一粒米安抚得农人们想把每一丝力气都卖出来。

田埂是一张小凳。劳动累了，农民们便从田里爬上田埂，点上一根烟，有的还吸“烟袋子”，吧嗒吧嗒地吸几口，神就来了，又返回田中。他们是舍不得耽歹来休息的。偶尔，他们也会说张三的女儿如何俊俏，李四的儿子怎么出众。哪家的猪真肥，年底能卖个好价钱，好像那肉就长在自己身上，钱能装进自己兜里似的。哪家的猫半夜叫得好凄惨，像个孩子哭，一声声如咬在自己的心上一样。总之，就是用自己的故事把单调的时光调出些味道，让疲惫的身心再蓄积些精气神。

田埂是一张床。农民恐怕从来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。他们累了，鞋子一脱当枕头，有时光脚来干活的，胳膊一伸一蜷当枕头，有时整个田埂就是枕头。凉棚往头上一盖，身子刚碰到地，呼噜声就响起来了，几个呼噜一打，身子一挺，就醒了，又下地干活。田埂那么窄，你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农民睡了滚到田里的。他们像猎头鹰、猴子一样睡觉那么警觉。

田埂是乐园。大人们全去地里干活了，孩子就跟着大人一起下地。田埂上什么东西都没得玩，但孩子们面对寂寞永远是有办法的。比如玩躲蒙子。一个用手蒙住眼睛说：“我躲好了，你来找啊。”另一个就在身边，却瞪大眼睛说：“你在哪里啊？我找不着！”另一个孩子就咯啊咯地笑，找的孩子还说找不着。突然，找的孩子一伸手，说：“我找到了！”如此循环，乐此不疲。累了，也学大人睡田埂，晚了，在夕阳中，在夜色中，在星光下，歪歪扭扭，蹦蹦簸簸地跟着大人回家。

田埂也是庄园。田地再窄，还是田。农民们见缝插针地让田埂发挥作用。不能种麦长稻了，就让它长些豆子吧。种豆时，先用小锹崴一个口子，丢两三粒黄豆，再用锹拍一下。什么青豆子，黄豆子，你择时去摘，田埂会把豆子捧给你。田埂跟农民一样的实诚。

散去了农民的田埂，会有野鸡、野鸟落下，在田埂上东张西望；会有长鱼打洞，洞旁泛起一阵浑水；会有野兔子、黄鼠狼用力地奔跑，不知要捕捉什么。

在我说了田埂这么多悄悄话的时候，忽然田埂像一根飘带晃了起来，抖了起来，它变得像宽阔的马路，像弯曲的立交桥，哎，还像飞天神女在挥舞彩带。

我为妞妞写序文

□王桂国

妞妞才十岁，就出第一本“书”，实在难得。所谓“出书”，就是把一年写的作文装订成册。学校老师吩咐要为这本书写个序。一提到写序，小姨就想到我。我自然推不掉。

去年冬天，我有幸在无锡住了两个礼拜。我吃住在小姨（其实是我爱人的小妹）家，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跟妞妞接触。

妞妞放假在家，试卷这类作业，我不太感兴趣，只觉“读作文”特别新鲜，吸引了我。我晓得老师的用心，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作文分数是大头，一点儿不能掉以轻心。

妞妞读的都是自己本学期中写的作文，读过后，我拿过来看。老实说，看到妞妞作文的第一眼，我被吓住了。一口气看了四五篇，内心竟狂喜起来。

这是妞妞写的吗？这是三年级学生的作文吗？不像不像，绝对不像。在乡下，改了一辈子作文，三年级作文见多了，基本就是东倒西歪，干巴巴、皮皱皱的几行字。可妞妞的作文呢，酷毙帅呆了。若摆在一摞五年级作文本里，瞪再大的眼睛，都会让你挑不出。

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妞妞写作文，但是我知道她这些作文是怎样一笔一笔认真写出来的。说来话长，这要从她上幼儿园说起了。

妞妞爱听童话故事。白天听，晚上听，上床睡觉还要听。没有童话，床上的她翻来覆去，死活不肯睡。所以说，每天她都是枕着故事入睡的。听多了，就上瘾了。一上瘾，就变成了“痴迷”。

妞妞这个故事迷，与其他故事迷不同。多数故事迷，只是停留在喜爱听故事，但不会讲故事。妞妞的本领，就在于能把耳朵里听到的故事，通过自己的小嘴巴美美地讲出来。故事讲给别人听，立马有了与人分享的味道。分享的味道，是天下最美妙的味道。从故事迷到故事王，是会长出让人羡慕的翅膀的。这翅膀是什么？是生动形象的语言。

妞妞不仅是个故事王，还是个小诗人呢！

一次学校开展庆祝元旦活动，坐在台下的学生听语文老师李老师的演讲，竟发现了李老师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。其他同学看到泪花，也就停留在泪花上。可妞妞不同，她回家对妈妈说，当时要是有个小瓶子，她真想把李老师眼角闪烁的泪花收集起来。当李老师得知这句话时，被感动了。

“把李老师眼角闪烁的泪花收集起来”分明是诗啊！这句诗，充满童真童趣，露珠一般透明，足以抵得上一篇优秀作文。

都说诗人与普通人思维不一样，妞妞便是明证。一场大雪，引发了她的顽皮。晚上，路灯昏暗，我拽着妞妞过桥，脚下步步踩着小心。桥上湿湿的，都是雪，挺滑的。“滑！”过了桥，妞妞叫一声。紧接着“啪！”一声巨响，我们扭头看去，见一男子骑着摩托车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妞妞猛拽我：“快跑！”我讶然：“为什么快跑？”“碰瓷——！”

我看到男子从地上爬起来，慢慢挟起摩托车，才拽着妞妞离开了。我问妞妞：“这像碰瓷的吗？”妞妞说：“好像不像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他没有找我们呀！”

妞妞是一本好玩的小人书，一页页有滋有味翻过来，一篇序文已然新鲜出炉。

妈妈，来生让我护您一世周全

□唐金华

每次想起我妈，犹如结痂已久的伤疤再次被揭开，那种不能触碰的痛，瞬间就会蔓延。

十四岁那年，兄妹五个中我第一个考上了高中，而且录取在当时最好的省级学校。

当我兴致勃勃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到家时，却看到了爸妈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
当时，我家的经济状况很窘迫。爸爸是文弱书生，任大队会计，下地干农活挣工分的事都是妈妈。大哥参军，二哥初中毕业就回来跟妈妈一起干农活。即便如此，家里仍用微薄的收入，供我和妹妹上学。他还随信寄回了他并不多的津贴。

带着全家的厚望，我终于如愿进了朝思暮想的学校。梦想着以后可以考大学，然后找一份好工作，然后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

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，我不敢看她们光鲜的衣着，每次洗澡我都找各种借口到最后，不想让她们看到破旧的内衣。那时候，一条的确良长裤，已是我最好的衣服。

食堂里的菜每天都要预订。为了节省开支，除了一毛钱一瓶的水，其他都免了。喝一口白水，吃一口妈妈做的咸菜，简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美味啊。通常是，饭没吃几口就一咕噜吃完了。

本村的同学回去把我的情况告诉我妈。说我太省了，一毛钱的冬瓜汤都舍不得吃。

妈妈急红了眼，丢下手里的农活，带上一袋大米，乘了庄上的顺船去学校看我。

假如我不那么省吃俭用，假如我的同学不去告诉我妈，假如我妈狠心一点不管我，也许所有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可是，所有的假如，只是假如，所有的一切还是发生了……

妈妈在去学校的途中出了事故。由于驾驶员分神，机帆船撞断桥桩，桥板坠落，砸向妈妈头上、肩上，最后砸在了妈妈腿上。

一天后，我见到了面目全非的妈妈。而此时病房里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我身上。

你妈都是为你啊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！

妈妈用微弱的声音辩解，别怪华，她没叫我去，她根本不知道我去。

那年，妈妈四十出头，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。经过抢救，保住了妈妈的性命，但她失去了右腿，从此瘫痪在床。十五年后，饱尝了病痛折磨的妈妈，在一个宁静的午后，面带慈祥，溘然长逝。

妈妈，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，却又意外地让我们的生命打了结。你为我丢失了半生的性命，我为你放弃了梦想的追求。

假如有来生，我不再要我的诗和远方，只要你平安健康。

妈妈，今生做不了你的拐杖，假如有来生，我做你的妈，护你一世周全。

岁月悠悠人拉犁

□夏俊山

友人到了石河子，发给我一张人拉犁的城雕照片，说这是“军垦第一牛”，石河子市的标志。

友人见到雕塑，感到新奇。我见到人拉犁，拉犁的却是自己最熟悉的人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生活在海安县西北的杨舍大队十三生产队。割麦栽秧的季节，一些生产队缺少耕牛。怎么办呢？耕田插秧就像救火，打仗一样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当时，虽然有钱也可以请来专门的机耕队，但有些机耕手就像老爷。“没有好酒，机器不走；不敬好烟，耕不到边。”我们队又比较穷，队长宣布：“请机耕队，我们没钱。为不误农时，必须安排人拉犁。”

人的力气毕竟比不上牛，现在却要干牛的活，好办法就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。毛主席在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中说过：“人多热气高，干劲大。”人家4个男人拉一张犁，我们生产队壮劳力少，不少人饿着肚子，力气也小，那就不分男女老少，六、七个人一起拉。六七个脊梁弯成一个姿势，绳子勒进肩胛，头颅垂向地面，“嗨”地一声，犁铧启动，刀子一样在土里向前钻。

人拉犁，看上去简单，其实也要讲技巧。在前面拉的人，最靠前的一位要带路把握方向，牛拉犁，扶犁的人手里拿根鞭子，牛走歪了可以抽上一鞭子，人呢，就不能用鞭子了，只能靠在前面的第一个人拉好“主绳”，走稳走准。后面的几位，一人一根“支绳”只管出力像前拉。为了防止绳子磨坏衣服磨破肩膀，有人把绳子编成扁扁的辫子状，还有的把贴近肩头的部分用旧布裹上，这样好让肩头舒服一些。走在最后面人，既要出力拉犁，一犁拉到头后，还要帮助扶犁人将犁抬起来调头。

人拉犁，前面的人汗流浃背，后面的也不轻松。扶犁也算是“技术活”，要有膀力，还要有丰富的经验。犁稍高了，犁头就会往深处耕，前面的人拉不动。犁稍按得太低，犁头上扬，就会耕得太浅。耕出来的地深深浅浅，播种、除草、松土会有许多不便。因此，在后面扶犁的一般都是耕田的老把式。

为了能合力前进，提高效率，拉犁的人要掌握好节奏。步伐协调一致，劲往一处使，这是拉犁人默守的“行规”。形不成合力，犁头会忽左忽右，把犁拉得像蛇游。行进途中，为了动作一致，众人不时打起一阵阵耕田号子。一般是嗓音好、又能编词的领号子，众人和号子。这时，一阵阵嘹亮的号子声便在田野上空飘荡：（领）“老少齐上阵呀！”（众）“咳吆！”（领）大家齐用力哎！（众）“咳吆！”（领）一起往前拉唷！（众）“咳吆！”（领）今天拼命干噢！（众）“咳吆！”（领）日后多分粮喽！（众）“咳吆！”……号子声此起彼伏，从天亮直到天黑，一张犁大概能耕2到3亩麦茬田。

老家地处里下河水乡（如今属海安市墩头镇），河流如网，水田较多。在水田里拉犁，更苦更累。我那时虽然小，有一次也要求拉一回犁。当时只是图个新鲜，不料跟着拉犁的队伍走了一圈，就有了一些掀心事：一脚下去，不知道深浅，会不会陷下去？每一脚下去，轻重也吃不准，浅处到小腿，深处到膝盖。还有，水田的泥发臭，常有碎砖、瓷片、蚌壳，走了一圈，脚底被碎砖顶痛，大腿沾满污泥。不好，前面有一条水蛇在游，我吓得大叫了一声，扔下肩上的绳子，再也不愿去拉犁了。回头看看那些拉犁的大人，像牛一样，一天要拉几百圈，那种艰苦与难受，不拉犁显然难以体会。

有道是“人心齐，泰山移”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六七个人拉一张犁，速度跟牛拉犁差不多。问题是，我们生产队有人觉悟不高，腰弯得像油锅里的虾，号子响得震破天，就是不使劲。记得有个叫光棍汉马二的，拉犁就闹了笑话；马二个子高，饭量大。有人怀疑他拉犁不出劲，偷偷把他拉的绳三股割断了两股。马二号子打得震天响，剩下一股的绳就是不断。被人戳穿后，马二大怒：“我老婆都找不着，能有劲吗？不是吹牛，只要有个漂亮姑娘在前头向我招手，你们都让开，我一个人就能把犁拉过去！”马二吹牛的话，引来了大家一阵哄笑！

岁月悠悠，50多年过去，老家的田野上，各种农机具早已普及，耕牛不见了，更不用说人拉犁了。只有友人发来的照片上，人拉犁的城雕，好像还在诉说那逝去的一页。